

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女性解放

这篇讲话是在198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在瓦加杜古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女性发表的。本文的文本，包括小标题，摘自1987年由CDR国家总秘书处出版的小册子。

一个男人面对如此多的女性讲话并非日常之事。同样，一个男人向如此多的女性提出需要共同参与的新斗争也并不常见。当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在看一个女人时，他会或多或少感到羞涩。所以，姐妹们，尽管我很高兴、很愉快地向你们讲话，但我依然是一个看到你们每个人作为母亲、姐妹或妻子身份的男人。

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卡迪奥戈省的姐妹们，对我将用外语——法语——发表的讲话感到耐心，就像她们一向如此那样。毕竟，正是她们，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承担了怀胎九月的任务，而没有怨言。（桑卡拉随后用摩尔语解释这些妇女将会得到翻译。）

同志们，8月4日的夜晚诞生了一项对布基纳法索人民最有益的成就。它赋予了我们的人民一个名字，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新的视野。布基纳法索的男人们——那些曾经被羞辱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沉浸在令人振奋的自由之水里，获得了世界上最宝贵的印记：荣誉和尊严。从此，幸福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每天都在向幸福前进，陶醉于我们斗争的初步成果中，这些成果本身就是我们已经迈出巨大步伐的证明。然而，这种自私的幸福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其中缺少了至关重要的部分：女性。她们被排除在这欢乐的行列之外。

尽管我们的男人已经到达了名为革命的巨大花园的入口，我们的女性仍然被限制在非人的黑暗中。她们彼此之间，用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谈论着布基纳法索正在经历的——这些经历对她们来说，目前只是远处的隆隆声。革命的诺言对男人来说已经成为现实，但对女人来说，它们仍然只是传闻。然而，我们革命的真实性和革命的未来取决于女性。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一部分仍处于这种被压迫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剥削制度强加的——我们国家就无法实现任何完整的、最终的或持久的成就。

从现在开始，布基纳法索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深刻改变他们对自身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仅是建立新社会关系的社会一部分，也是在引发文化变革，颠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并迫使双方重新思考彼此的本质。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必要的。它将决定我们能否让我们的革命达到完全的高度，释放其全部潜力，并展示其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直接、自然而必要的关系——即人类之间最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意义。这将展示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变得人性化，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性的本质。

人类这种生物，是由痛苦和欢乐复杂交织而成的个体；孤独而被遗弃，但同时又是一切人性的创造者；受苦、挫败和屈辱，却又是我们每个人无尽的幸福源泉；这种无法比拟的感情之源，激发了最意想不到的勇气；被称为“弱者”的存在，却拥有无数激励我们走上荣誉之路的能力；这个有血有肉、有精神信念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安慰之源，是我们的生命伴侣，是我们斗争中的同志，正因为如此，你们理应作为平等的伙伴在革命的胜利宴会上欢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所有人——男人和女人——必须定义并明确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让自由的统治战胜自然赋予的差异，消除所有助长对女性无耻剥削的虚伪制度，从而恢复男人的真实形象。

换句话说，今天在布基纳法索社会中提出女性问题，就是在提出废除她们几千年来所遭受的奴役制度的必要性。第一步是试图了解这个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掌握它的真正本质，然后制定出一个行动路线，以实现女性的全面解放。

换句话说，为了赢得这场男女共同的斗争，我们必须了解女性问题的所有方面，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还是国家范围的。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布基纳法索女性的斗争是全球所有女性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更广泛地说，它是我们大陆全面复兴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女性的处境是整个人类问题的核心，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或者任何地方。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

阶级斗争与女性的全球地位

毫无疑问，我们要感谢辩证唯物主义，它对女性所面临的状况问题照亮了最大的光芒，让我们明白女性的剥削是一般剥削制度的一部分。辩证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定义为一个非自然的、可变的事实；恰恰与静态化的认识相反。

人类并不被动屈从于自然的力量。相反，人类掌控着这种力量。而这一过程不是内在的或主观的，而是客观发生在实践中的，一旦女性不再被视为纯粹的性别存在，一旦我们超越她们的生物功能而意识到她们作为一种活跃的社会力量的分量。

更重要的是，女性对自我的意识不仅仅是她性别的产物。它反映了她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这一结构又表达了人类在技术发展方面所达到的水平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在于超越生物学的固有限制，拒绝我们因物种本质而被奴役的简单化理论，而是将事实置于其社会和经济背景中。

从人类历史的开端，男人对自然的掌控从未仅靠赤手空拳完成。人手对命运的支配力在工具的帮助下大大增强了。正如男性的体力或女性生育能力等身体特征并非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本身也没有直接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化。

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化，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平等是我们自己头脑和智慧为了发展一种具体的支配和剥削形式而产生的产物。女性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那时起成为这一事实的活生生的反映。

今天，女性的生育功能，以及女性遵从男性确定的优雅标准的社会义务，阻碍了任何想要发展所谓男性体格的女性。

数千年来，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性别之间的关系，据最有经验的古生物学家的意见，是积极而互补的。这样的关系持续了八千年。这种关系基于合作与互动，而不是像父权制那样将女性的排斥作为现代历史时期的普遍特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追踪了技术的演进，还追溯了女性历史性奴役的起源，这种奴役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由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而生。

随着清理森林、耕种田地和最大化自然资源利用的密集劳动需求，劳动分工逐渐发展起来。自私、懒惰、寻求捷径——简而言之，付出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多的回报——从人性深处涌现，并被升华为原则。

女性对家庭和氏族的保护性温柔，成为了将她交付给男性统治的陷阱。纯真与慷慨遭到了欺骗，遭受了动机卑鄙的侵害。爱情被嘲弄，尊严被玷污，所有真挚的情感都被转化为交易的对象。从此，女性的好客与分享的愿望屈服于欺骗的诡计。尽管意识到了这种欺骗，女性仍然跟随男性，以照顾和养育她们所爱的一切。而男性则尽全力剥削女性的伟大自我牺牲。后来，这种罪恶剥削的种子生长起来，变成了可怕的社会规范，远远超出了女性当初作出的有意识的、结果在历史过程中被背叛了的让步。

人类第一次经历奴隶制是在私有财产出现的时候。男人，作为奴隶和土地的主人，也成为了女人的主人。这是女性性别历史上的重大失败。它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剧变而产生，是新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革命的结果。

就这样，父权取代了母权。财产不再像以前一样由女性传递给她的氏族，而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父权家庭出现了，建立在父亲的个人财产基础上，父亲成为家庭的首脑。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受到了压迫。男人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性欲，与他的奴隶或妾发生关系。女性成了他的战利品，是他在交易中的征服对象。他从她们的劳动中获利，从她们带来的无数欢乐中满足自己。而女性则在有机会时，通过不忠来复仇。因此，通奸成为婚姻的自然对立面。这是女性对她们所遭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防御形式。她们遭受的社会压迫是她们遭受的经济压迫的直接反映。在这种暴力循环中，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新社会——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消除这种不平等，而这种平等的实现依赖于生产方式以及所有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这意味着，女性的命运只能随着剥削她们的系统的消除而改善。

事实上，纵观历史，无论在父权制何时何地胜利，阶级剥削与女性压迫总是紧密相连。当然，在某些光辉时期，女性，作为女祭司或女战士，曾挣脱过压迫的枷锁。但她们作为被迫低头的阶层的主要特征在日常生活以及智力和道德压制中存续并得到了巩固。她们的地位被私有财产颠覆，被排除在自身之外，被局限于抚育孩子和充当仆人的角色，被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和最根深蒂固的宗教写出历史，被神话剥夺了所有价值，女性的命运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一样，沦为仅有一张人脸的牲口。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其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系统——将人类视为纯粹数字的经济体制——最为冷酷和精明地剥削了女性。我们被告知，当时的制造商只雇用在机械织布机上工作的女性。他们优先选择已婚女性，尤其是那些有家庭需要抚养的女性。这些女性比单身女性更注重工作，也更加顺从。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拼命工作，以换取家庭的最基本的生存所需。

通过这种方式，女性的特质被用来对付她们，而她们性格中最道德、最细腻的品质，反而成为她们被奴役的手段。她们的温柔、对家庭的爱、对工作的细致关怀——这一切都被用来对付她们，

她们不得不竭力避免自身的任何瑕疵。

因此，纵观历史，不同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始终是悲惨的，她们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处于不断强化的不平等状态。尽管这种不平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始终存在。

在奴隶社会中，男性奴隶被视为动物，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工具。而无论女性的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在自己的阶级内外受到压迫。这种情况甚至适用于剥削阶级中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完全依赖男性，理由是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所谓弱点。她们通常被视为污秽的对象和不忠的主要代理者，除了少数例外，女性被排斥在宗教场所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在道德和社会上遭受迫害，还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她如果不工作，就得依赖男人的供养；即使拼命工作，仍然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我们永远无法充分描绘出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也不能过分强调女性与整个无产阶级共享的苦难。

女性压迫的特殊性

女性的命运与被剥削的男性息息相关。这种相互依存源于男女双方所遭受的剥削，历史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女性处境的特殊现实。她们的生活条件不仅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它们表明女性是特定压迫的受害者。这种压迫的特殊性不能通过将不同的情境等同起来，用肤浅和幼稚的简化理论来解释。

的确，女性和男性工人都因被剥削而被迫沉默。但在现行制度下，工人的妻子还被她的工人丈夫所压制。换句话说，除了阶级剥削这一共同的压迫外，女性还必须面对她们与男性之间特有的一套关系，这些关系充满了冲突和暴力，并以生理差异为借口。

显然，性别差异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差异决定了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些关系阻碍了我们在经济生产的框架内仅仅将女性视为“女性工人”。这些特权关系、危险关系的结果是，女性的现实构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男性利用这些复杂的关系作为借口，在女性中制造混乱。他巧妙地利用阶级剥削所提供的一切伎俩，以维持对女性的统治。这与其他地方的男人统治男人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成功地强加了一个观念，即某些人因其家族出身或天赋，或因所谓的“天命”，比其他人更优越。这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其他人则通过这种方式奴役了整个民族，他们利用自己的出身，或肤色差异的所谓科学依据，作为统治那些不幸拥有不同肤色的人的理由。这就是殖民统治，这就是种族隔离。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女性的处境，因为它迫使最优秀的女性谈论性别之间的战争，而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群体和阶级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应当由男人和女人共同进行，彼此互为补充。我们必须坦率地说，正是男人的态度使这种混乱成为可能。这也为一些女权主义的大胆主张铺平了道路，虽然其中有些在男女共同对抗压迫的斗争中不无裨益。我们可以并且将赢得这场斗争——只要我们理解彼此的需求，并认识到我们是互补的，最终，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注定要互为补充。

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男性的行为——虚荣、无责任感、傲慢，以及对女性的各类暴力——根本无法促成针对女性压迫的协调行动。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些行为？这些行为甚至可以愚蠢至极，

它们实际上不过是被压迫男性的一种安全阀，通过虐待他们的妻子，他们希望夺回被剥削制度剥夺的部分人类尊严。这种男性愚蠢被称为“性别歧视”或“大男子主义”。它包括各类道德和智力的贫乏，甚至是（被承认或未被承认的）身体无能，这常常迫使有政治意识的女性认为她们有义务在两个战线上作战。

为了战斗并取得胜利，女性必须在社会中的被压迫阶层和阶级之间寻求认同——工人、农民等等。然而，男人，无论他多么被压迫，总有另一个可以压迫的人：他的妻子。说出这一点，无疑是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举例来说，当我们谈论令人作呕的种族隔离制度时，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往往集中在被剥削和压迫的黑人身上。但不幸的是，我们忘记了黑人女性，她必须忍受她的丈夫——这个拿着通行证的男人，允许自己在外进行各种可耻的放纵行为，然后回到家里，面对那个受苦却保持尊严的女人。我们还应记住南非的白人女性。尽管她可能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不幸的是，她只是一个供淫荡白人男人享乐的工具。这些男人为了忘记他们对黑人的罪行，沉溺于野蛮的性行为中，醉生梦死。

此外，还有不乏那些自称进步的男人，他们乐于出轨，却会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准备杀掉她们。布基纳法索的许多男人在妓女和各种情妇的怀抱中寻找所谓的“安慰”。更不用提那些不负责任的丈夫，他们的工资只用于维持情妇的生活和让酒吧更富有。

那么，那些自以为进步的小男人呢？他们聚在一起，低俗地谈论他们曾占有的女性。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在其他男人面前显得更高大，甚至通过勾引已婚女性羞辱某些男人。实际上，这样的男人可怜而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破坏了许多杰出女性的道德和美德——这些女性本可以为我们的革命做出重大贡献——我们本不会在这里讨论他们。

此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革命者”——他们的革命性远不及他们声称的那样——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只允许她们白天参与，而晚上则不可以；又或者会因为她们晚上参加了会议或示威而打她们。哦，这些多疑、嫉妒的男人！多么狭隘的心胸！多么有限的承诺！难道只有在晚上，一个失望而坚定的女人才会背叛她的丈夫？什么样的政治承诺要求政治活动在夜幕降临时停止，直到天亮才恢复呢？

最后，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革命者”对女性的种种评语？这些评语包括“女人卑鄙地物质化”、“投机者”、“演员”、“骗子”、“八卦者”、“阴谋家”、“嫉妒者”等等。也许这些对女性的评语是真的，但它们同样适用于男人。

我们的社会，难道没有比这更堕落？它系统性地向女性施加负担，将她们排除在所谓严肃和重要的事务之外，只允许她们参与最琐碎的活动。

当女性像现在一样，被迫等待作为她们“主人”的丈夫来给予食物，并批准她们说话和生活时，还有什么能让她们感到有用或重要呢？通过眼神交流、八卦、闲聊、争吵、嫉妒的目光，随后是对他人时尚追求和私人生活的恶毒评论，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同样的态度也可以在遭遇同样处境的男人身上找到。

我们还经常说，女性不幸的是健忘的。我们甚至称她们为“鸟脑”。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女性的生活被善变的配偶、不忠和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她的孩子和他们的问题所困扰。在不得不疲惫

不堪地照顾整个家庭的情况下，她怎么可能不表现出反应迟钝和心不在焉的目光？对她而言，遗忘成了痛苦的解药，是生活艰辛中的一丝慰藉，是自我保护的重要部分。

然而，健忘的男人也不少。有些因为饮酒或吸毒，另一些则因沉迷于各种放荡行为，急匆匆地奔波于生活中。然而，没有人说这些男人健忘。这是何等的虚荣！何等的平庸！男人们沉迷于这种平庸，揭示了男性世界的弱点。因为在一个剥削的社会中，男性世界需要女性的堕落。

那些被玷污的女性，在被使用后被抛弃，成为建立在谎言和掠夺之上的繁荣系统的祭品——她们只是替罪羊。

卖淫不过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剥削是普遍规则。它象征着男人对女性的蔑视。然而，这位女性，正是母亲、姐妹或妻子的痛苦形象——因此，她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象征。归根结底，卖淫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无意识蔑视。只要有“嫖客”和皮条客存在，妓女便永远存在。

谁去找妓女？

首先，是那些要求妻子保持贞洁的丈夫，而他们自己却把堕落和放荡发泄在妓女身上。这使得他们可以貌似尊重自己的妻子，而在妓女的怀抱中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因此，在道德层面上，卖淫成为婚姻的对立面。传统、习俗、宗教和道德教义似乎都毫不费力地适应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父们解释的“下水道之于宫殿的清洁是必要的”那句话的意思。

还有那些不知悔改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害怕承担家庭的责任以及父职的道德和物质责任，于是他们将隐蔽的妓院视为无需承担后果的宝库。

还有一类男人，至少在公开场合和“正当”的公司中，对女性进行恶毒的公开攻击。或者是因为某种失望，他们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去克服这种失望，从而失去了对所有女性的信任，认为女性是“魔鬼的工具”。或者出于虚伪，他们在社会面前宣称对女性的蔑视，并通过这种虚伪赢得了社会的钦佩。这些男人最终每晚都出现在妓院，直到他们的虚伪在偶然间被揭露。

然后是那些寻找多配偶关系的男人。我们绝不是要对多配偶关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在某些社会中，多配偶关系曾是主导的男女关系形式。我们在此谴责的是那些闲散、贪图钱财的男性，他们被富有的女士们慷慨供养。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这个体制内，卖淫可以包括妓女和为了物质而选择结婚的女性。卖淫的女人和在婚姻中出卖自己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合同的价格和期限。

所以，容忍卖淫的存在，实际上是将我们所有的女性降到同一水平，无论是妓女还是妻子。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合法的妻子虽然仍然受到压迫，至少拥有婚姻赋予的尊严感。而对于妓女来说，剩下的只有她身体的交换价值，这种价值随着男性沙文主义者钱包里的钱数而波动。

她不就是一个物品吗？她的价值随着魅力的消逝而增减吗？她不正是受供求法则支配吗？卖淫是女性奴役的集中、悲剧和痛苦的缩影。

因此，我们应该在每个妓女身上看到一根指向整个社会的中指。每一个皮条客，每一个卖淫的合伙人，都在这道腐烂的伤口上插刀，这道伤口丑化了男人的世界，并导致了他的毁灭。通过打击卖淫，伸出援手帮助妓女，我们是在拯救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妻子免受这种社会麻风病的侵害。我们是在拯救自己。我们是在拯救这个世界。

布基纳法索女性的现实

社会看到一个男孩的出生时，会认为这是“上帝的礼物”，而女孩的出生则被视为命运的安排，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延续人类的“礼物”。

小男孩将被教导如何表达和实现野心，如何大胆发声并被别人服务，如何欲求并夺取，如何独立做出决定。然而，未来的女性却从一开始就遭受着社会一致对她灌输的无谓规范的打击，社会“齐心协力”——这个措辞再合适不过——将这些规范强加在她的头脑中。一个叫作“美德”的心理枷锁在她心中产生了自我异化的精神。她的思想中被培养出一种对保护的依赖心理，倾向于寻找一个保护者，或者通过婚姻谈判来获得保护。多么可怕的精神骗局！

因此，这个孩子没有童年。从三岁起，她就必须履行她在生活中的角色要求——进行服务并有所贡献。她四五六岁的兄弟则会尽情玩耍，直到筋疲力尽或无聊透顶，而她则毫无仪式地进入了生产过程。她已经有了一份工作：家庭主妇的小助理。显然，这是一份无偿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常说“家庭主妇什么也不做”吗？我们在那些没有收入的女性的身份证上写着“家庭主妇”，意思是她们没有工作？她们“没有在工作”？在传统和强制性顺从的帮助下，我们的姐妹们越来越依赖，越来越被支配，越来越被剥削，而她们的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则越来越少。

年轻男性的道路充满了机会，可以让他们自我成长并掌控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每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都会让社会的枷锁越收越紧。她要为自己是女性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她将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直到劳动的重负和自我牺牲的身心影响将她推向永恒的安息之日。她成为了她母亲身边的生产工具，从那一刻起，她的母亲已经不再仅仅是母亲，更多的是她的“老板”。她将永远无法闲下来，无法像她的兄弟一样沉浸在游戏和玩具中。

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从东北部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高原，到村落社区权力分散的西部，再到西南部，那里的社会被称为“分段性社区”——传统的社会组织至少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在我们8000个村庄，我们60万个土地地块，以及我们超过一百万的家庭中，在女性问题上我们都能看到相同或相似的态度。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男性定义的社会和谐要求女性的服从和年轻人的屈从。

我们的社会——仍然是过于原始的农业社会，父权制和一夫多妻制盛行——将女性变成了一个劳动力的剥削对象，以及一个用于生育的消费品。

女性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中生活？这种双重身份使她成为维系整个家庭的关键纽带，她的存在和关怀保证了家庭的基本团结，同时也保证了她将被边缘化和忽视。的确，女性的存在是双重的，她所遭受的社会排斥的深度只能与她的坚韧抗争相匹敌。为了与男性社会和谐相处，为了符合男性的要求，她不得不屈服于一种屈辱的自我消失，牺牲自我。

女人是生命的源泉，却是物品。是母亲，却是卑微的仆役。试试养育者，却是战利品。在田野和家庭中被剥削，却在扮演一个没有脸、没有声音的配角。她是家庭幸福的支柱，是接生婆、洗衣工、清洁工、厨师、跑腿者、主管、农夫、疗愈者、园丁、磨坊工、销售员、工人。她是劳动力，使用着过时的工具，付出了数十万小时的劳动，却换来了微乎其微的报答。

我们的姐妹们，在我们对抗疾病、饥饿、贫困和堕落的四个战线上战斗，她们承受着无法控制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我们80万外出务工的男性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女性承担了额外的负担。生活在国外的200万布基纳法索男性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使今天的女性占总人口的51.7%，或占潜在劳动力的52.1%。

因为太忙而无法给予孩子必要的关注，因为太疲惫而无法照顾自己，即使如此女性还是继续辛苦劳作——她们是命运的轮盘，摩擦的轮盘，驱动的轮盘，备用的轮盘，摩天轮。被压在轮下，受尽欺凌的女性——我们的姐妹和妻子，为了创造生命而付出了代价。社会上，她们被排在第三位，排在男人和孩子之后。她们为维持生命付出了代价。这里，同样存在一个被任意压制、被统治、被剥削的第三世界。

被压制的女性，从一个剥削她的“保护者”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主宰她并加倍剥削她的人手中。她是第一个开始工作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休息的人。她是第一个去取水和拾柴的人，第一个生火的人，却是最后一个解渴的人。她只能在有剩余食物时进食，而且必须等到男人吃完之后。她是家庭的关键纽带，用她的肩膀、双手和子宫承载着家庭和社会。作为回报，她得到了压迫性的生育意识形态、食物禁忌和限制、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危险的妊娠、身份的丧失以及无数其他恶行，这使得产妇死亡成为我们社会最无法容忍、无法言说、最为可耻的缺陷之一。

在这种异化的基础上，外来掠夺者的入侵使女性的处境更加不稳定。独立的狂喜把女性留在了失望的深渊中。她们被迫与别人的讨论隔离开来，缺席决策，依旧脆弱（并因此成为首要受害者），她们依然处于家庭和社会的摆布之下。资本和官僚主义联手将女性压制在底层，帝国主义则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女性上学的机会只有男性的一半，文盲率高达99%，几乎无法受到任何技术培训，在就业中受到歧视，被限制在最糟糕的工作岗位上，成为第一个被骚扰和解雇的人。尽管如此，背负着一百种传统和一千种借口，女性依然继续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为了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她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行，度过无数个没有黎明的夜晚。

资本主义需要棉花、乳木果和芝麻用于它的工业。而正是女性，正是我们的母亲，除了她们已经承担的所有任务之外，还发现自己也要负责收获这些产品。在城市中，所谓的文明本应是解放女性的力量，但她们却发现自己装饰着资产阶级的客厅，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生存，或作为广告中的商业诱饵。

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无疑在物质层面上比乡村女性过得更好。但她们真的更自由、更解放、更受到尊重，或承担了更多责任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明确立场。

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无论是关于就业、教育机会、女性在法律中的地位，还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布基纳法索的女性仍然是“在男人之后”而不是“与男人并肩”。

曾在布基纳法索掌权的各个新殖民主义政府，从未超越资产阶级的女性解放观，这种解放观只提供了自由与尊严的幻象。一些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关注当时最新的女权政治——更确切地说，是原始的女权主义——她们要求女性拥有像男性一样的权利。因此，成立了一个由女性领导的“妇女社会地位部”，并将其吹捧为胜利。

但我们真的理解社会地位的含义吗？是否理解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意味着布基纳法索52%人口的生活状况？是否认识到这种状况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落后观念的产物？因此，这种状况的改变不可能通过一个单一的部门，哪怕是由女性领导的部门来实现。

事实证明，布基纳法索的女性在这个部门成立几年后很清楚地看到她们的处境丝毫没有改变。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个象征性部委背后的女性解放问题，在其创建时就拒绝承认、揭示并考虑导致女性受压迫和剥削的真正原因。所以，当我们看到尽管有这个部委，然而卖淫现象增加、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没有改善、她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依然被忽视、城乡女性的生活条件没有丝毫进步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

无论她们是作为政府中的象征性女性官员、选举中的女性诱惑者、厨房里的机械式角色，还是那些尽管思想开放却仍然被迫屈从和受限的女性——无论她们处于痛苦的谱系中的哪个位置，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女性都继续受苦。

但仅仅在一个夜晚之后，女性就被置于家庭复兴的核心，并在国家团结的中心占据了重要位置。1983年8月4日夜晚后的黎明带来了自由，呼唤我们所有人并肩前进，平等地走在一起，作为一个由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民族。八月革命发现，布基纳法索的女性仍处于被压迫的状态，被新殖民主义社会剥削，而这个社会深受落后社会力量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有责任打破此前所倡导和执行的反动的女性解放政策，明确提出新的、公正的、革命性的政策。

我们的革命与女性解放

1983年10月2日，在政治导向讲话中，国家革命委员会明确阐述了争取女性解放斗争的主要方向。它承诺动员、组织并团结所有国家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女性。

关于女性，政治导向讲话中特别指出：“她们将参与我们必须进行的所有斗争，打破新殖民主义社会的各种枷锁，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她们将参与——在所有层面——项目的构思、决策和执行，组织整个国家的生活。这个伟大事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将在所有领域与男性平等。”

没有比这更清晰的方式来构思和解释女性问题以及我们面前的解放斗争了。真正的女性解放是赋予女性责任，使她们参与到生产活动和人民面临的各项斗争中。真正的女性解放是让男性给予女性尊重和关怀。”

同志们，这里明确指出的是，解放女性的斗争首先是你们深化我们民主和人民革命的斗争。这场革命从现在起赋予你们发言权和行动权，去建设一个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民主和人民革命为这场斗争创造了条件。现在，轮到你们以最大的责任感，打破所有奴役女性的枷锁和束缚，承担起政治斗争的责任，建设一个服务于非洲和全人类的新社会。

在民主和人民革命的最初时刻，我们曾说：“解放，像自由一样，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来的。女性必须自己提出要求，并动员起来赢得它们。”因此，我们的革命不仅明确了争取女性解放斗争的目标，还指出了要走的道路、使用的方法，以及这场战斗的主要参与者。

四年来，我们一直在男女共同努力，争取成功并接近最终目标。我们应该意识到已经进行的战斗、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遇到的困难。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准备和领导未来的斗争。

我们革命在争取女性解放斗争中的主要成就之一，无疑是成立了布基纳女性联盟（UFB）。这个组织的建立构成了一项重大成果，因为它为我国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有力的工具，帮助她们成功地展开斗争。UFB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它使得所有女性斗士能够围绕明确和公正的解放目标进行动员，在国家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战斗。

UFB是由决心为变革而努力、为胜利而战斗、即使多次跌倒也能再次站起来并继续前进的女性组成的新兴意识。布基纳的女性已经培养出了这种新意识，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同志们，布基纳女性联盟是你们的战斗组织。你们要继续磨炼它，增强它的锋利，以赢得更多的胜利。

政府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为女性解放采取的各种举措当然还不够充分，但它们已经使我们迈出了一些步伐，以至于今天我们国家可以自豪地站在女性解放斗争的前沿。布基纳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决策过程和实际的人民权力行使中。布基纳的女性无处不在，参与着国家的建设。她们参与了各种项目——苏鲁河谷的灌溉工程、植树造林、疫苗接种大队、“清洁城市”行动、铁路战斗等。

布基纳法索的妇女逐渐站了起来，展现了自我，在此过程中打破了所有男性沙文主义和落后的观念。这种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妇女出现在布基纳法索的整个社会和职业结构中。三年半以来，我们的革命一直在努力消除一切贬低妇女的做法，例如卖淫以及相关问题，如流浪、未成年女性犯罪、包办婚姻、女性割礼，以及妇女面临的特别艰难的生活条件。

通过努力解决各地的水资源问题，帮助村庄安装磨坊，推广改良炉灶，建立民众托儿所，定期接种疫苗，鼓励健康的、丰富的、多样化的饮食，革命无疑大大改善了布基纳法索妇女的生活质量。妇女们反过来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她们应坚定地生产和消费布基纳法索的产品，始终明确自己作为主要经济参与者的角色——既是本地产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尽管八月革命无疑为妇女解放做了很多，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更加意识到仍然需要克服的困难。

我们面临的障碍和困难有很多。首当其冲的是文盲问题和政治意识的低下——这两者都因为反动势力在像我们这样落后的社会中施加的巨大影响而更加严重。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这两个主要障碍。因为只要妇女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正义性，并且不能明确如何推动斗争前进，我们就很容易停止前进，甚至有可能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UFB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UFB的妇女应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摆脱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行为——这些行为我们今天仍然不幸地在许多妇女的言行中看到。我指的是那些小气的心态，比如嫉妒、炫耀、无休止的空洞批评、相互诽谤、过度敏感的主观态度、竞争对手般的敌意等等。革命女性应当拒绝这些行为，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妇女中，这些行为尤为明显。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任何集体行动，而妇女解放的斗争恰恰需要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努力，因此需要所有妇女的帮助。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妇女能够继续获得工作机会。正是工作使妇女获得解放，确保她们的经济独立，并赋予她们更大的社会角色，以及对世界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我们对妇女经济能力的看法，与那种粗俗的贪婪和庸俗的物质主义毫无关系。后者将一些妇女变成了市场投机者或“行走的保险箱”，以为这些妇女一旦听到珠宝的叮当声或钞票的沙沙声，就失去了所有的尊严、自制力和原则。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人甚至让男人陷入深深的债务，甚至导致他们贪污和腐败。这些妇女就像一团危险的泥浆，黏稠且肮脏，窒息了她们丈夫或伴侣的革命热情。这些悲惨的案例时有发生，一些革命之火因此熄灭，一些男人放弃了为人民事业奋斗的承诺，只为迎合一个自私、暴躁、嫉妒心强的女人。

如果教育和经济解放没有得到良好的理解和引导，它们可能会成为女性及整个社会的不幸之源。受过教育并拥有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好时光里被追求为情人或妻子，但一旦困境来临，便会被抛弃。社会对她们的评判是无情的。人们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很难找到丈夫。”一个富有的女人是被怀疑的对象。她们都被判处单身——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社会对这些无辜者的普遍排斥，她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罪行”或“缺陷”。她们每天都在被情感上的失望侵蚀，最终变得脾气暴躁甚至疑病。对于许多女性来说，知识的积累带来了心碎，而财富则引发了许多不幸。

解决这个明显悖论的方法在于这些不幸的富裕和受过教育的女性是否能够将她们的知识和财富用于服务人民。通过这样做，她们会更加受到那些她们所帮助的人的欣赏和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怎么可能感到孤独呢？当她们将对自己的爱转化为对他人的关爱时，她们怎能不感到情感的满足呢？

我们的女性不应在面对各种斗争时退缩，这些斗争引导女性完全且自豪地掌控自己，从而找到做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成为被男性驯服的附属品。今天，我们的许多女性仍然认为“依靠男人”是摆脱“别人会怎么说”这种压迫的最安全途径。她们在没有爱与快乐的情况下结婚，只是为了服务于某个粗俗、乏味的男人，这个男人与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斗争毫无关联。女性往往会傲慢地要求独立，同时却寻求保护，更糟糕的是，甚至希望成为男性的“殖民地保护对象”。她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以其他方式生活。

不！我们必须再次告诉我们的姐妹们，如果婚姻不能为社会带来任何积极的贡献，也不能带给她们幸福，那它就不是必需的，甚至应当避免。相反，我们应该向她们展示许多大胆、无畏的先锋女性的例子，这些单身女性，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没有，她们自信而充满活力，散发着丰富的人性光辉，并随时帮助他人——甚至让那些不幸的已婚妇女羡慕，因为她们从自由、尊严和助人为乐中获得了温暖和幸福。

女性已经充分证明了她们有能力照顾家庭、抚养孩子——简而言之，成为社会的责任成员，而无需男人的压迫性监护。我们的社会已经足够先进，应该结束对单身女性的排斥。作为革命者，我们应当确保婚姻是一种带来积极影响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彩票——我们知道这张彩票的代价，但不知道我们最终会赢得什么。人类的情感太高尚了，不应被置于这样的赌局之中。

另一个问题无疑在于许多男性的封建、反动和消极态度，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继续阻碍变革。他们无意放弃对女性的全面控制，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在建设新社会的战斗中，这些男性的行为将他们置于反动和反革命的立场上。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妇女解放，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高度意识到所有这些困难，以便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像男人一样，妇女也有优点和弱点——这一点无疑证明了她们与男人是平等的。故意强调女性的优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女性抱有理想化的看法。我们只是希望突出那些社会 and 男性一直隐瞒的优点和能力，一直以来他们利用这种隐瞒为他们的剥削和对女性的歧视寻找借口。

我们应该如何组织起来，以加速解放的进程？

我们的资源少得可怜，但目标却很远大。空有前进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不足以使我们的赌博成功。我们必须集结我们的力量——我们所有的力量——组织它们，并引导它们走向赢得斗争。在我们国家，人们已经讨论解放讨论二十多年了，群情激愤。今天，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推卸责任，这导致无法将所有力量都投入到斗争中，并使妇女解放这一关键问题变得边缘化。我们还必须避免一味向前冲，避免把那些应该站在前线的人，尤其是妇女远远抛在后面。

在政府层面，在CNR的指引下，将实施一个连贯的造福妇女行动计划。所有的部委都会参与其中，每个部委都会被分配短期和中期的责任。这个行动计划绝不应是一些虔诚愿望和怜悯表达的清单，而应成为加速革命行动的指南。重要而决定性的胜利总是在斗争的热潮中赢得的。

这个行动计划应该由我们自己构思，并为了我们自己而制定。通过广泛的、民主的讨论，我们应该产生大胆的决议，明确表达我们对妇女的信任。男性和女性希望妇女得到什么？这就是我们将在行动计划中包含的内容。这个计划通过让所有部委参与其中，将彻底打破以往把妇女平等问题搁置一旁的做法，免除那些本应通过其日常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显著贡献的官员的责任。

这种多方面的妇女问题处理方法直接源于我们对其起源、原因及其在我们新社会计划框架中的重要性的科学分析。我们不是在乞求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施舍女性一个恩惠。我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要求正义，而革命的目的正是给予，而不是夺取。

从现在起，每个部委的活动以及每个部委行政委员会的工作，除了我们通常进行的总体评估外，还将根据其成功实施这一计划的情况进行评判。为此，我们的统计分析将必然包括那些直接造福于或与女性有关的行动。妇女平等的问题必须时刻植根于所有决策者的心中，并贯穿于所有发展计划的构思和执行的各个阶段。没有女性参与的项目策划，就如同只使用四根手指而忽略了你拥有的十根手指，这无异于一种失败。

在负责教育的部委中，我们应特别关注确保女性获得教育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构成了通向解放的质的飞跃。显而易见的是，凡是女性获得了教育，她们通向平等的步伐就加快了。从无知的黑暗中走出来，让女性掌握并使用知识的工具，以便她们能够为社会服务。所有那些认为只有男性的教育才重要和有价值，认为教育女性是奢侈的荒谬和落后的观念，必须在布基纳法索消失。

家长应给予女儿在学校的进步与儿子同样的关注与重视，女儿也有权成为他们的骄傲。女孩们已经证明了她们在学校里与男孩平等，甚至表现更好。但最重要的是，她们有权接受教育，以便学习和获取知识——以便获得自由。在未来的扫盲运动中，妇女的参与率必须提高，与她们在人口中的数量比例相符。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人口——一半的人口——继续维持在无知状态中，将是极大的不公正。

在负责劳动和司法的部委中，相关条例应不断根据1983年8月4日以来社会的变化进行调整，以便男女平等成为具体的现实。正在制定和讨论中的新劳动法应体现我们人民对社会正义的深切渴望。这标志着摧毁新殖民主义国家机器——一个由反动政权构建和塑造的阶级机器以延续压迫大众特别是妇女的制度——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怎么还能接受一个女性做着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却收入更低的现象？我们能接受levirate制度（注：指以不同程度的强迫手段让寡妇与死者的兄弟结婚）和嫁妆制度吗？这些制度将我们的姐妹和母亲贬低为可以用来交换的普通商品。还有太多的中世纪法律继续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妇女，施加压迫。正义终于应该得到伸张。

在负责文化和家庭事务的部委中，将特别重视与UFB密切合作，发展社会关系中的新观念。革命中的母亲和妻子在革命变革的框架内有具体且重要的贡献。孩子的教育、家庭预算的有效管理、计划生育、家庭精神的塑造、爱国主义——这些都是应有效促进革命道德价值观和反帝国主义生活方式诞生的重要属性，它们是通向新社会的前奏。

在家庭中，妇女应特别注意参与改善生活质量。作为布基纳人，生活得好意味着吃好、穿好，当然要使用布基纳产品。这意味着保持清洁和宜人的生活环境，因为生活环境对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影响。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会产生肮脏的关系。如果你不相信我，看看那些猪。

如果新女性仍然不得不与旧式男性一起生活，那么思想的转变将是不完整的。在家庭中，男性骨子里的优越感更具破坏性，又更为关键。母亲作为一个有罪的同谋，从一开始就通过她的教育和对孩子性格的形成，向孩子灌输性别不平等的规则。女性从一开始就在孩子的教育中延续性别不平等的复杂问题。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白天努力将某人引入政治活动，但这位新手晚上回到家里却面对一个反动的、瓦解斗志的女性，那么我们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呢？

再谈谈那些耗尽心力、令人麻木的家务活，它们让你变成了一个机器，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针对男性采取坚定的行动，同时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设施网络，如托儿所、日托中心和食堂。这样可以使妇女更容易参与革命辩论和行动。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被视作母亲的失败，还是被视作父亲的骄傲，都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对象，应该得到社会的关心和爱护。男性和女性从现在起将共同分担家庭中的所有任务。

这个有利于妇女的行动计划应该成为解放妇女的革命工具，通过政治和行政结构的全面动员来实现。我再次重申，同志们：在能真正反映妇女的实际需求之前，这个计划必须在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各个层次进行民主讨论。

UFB是一个革命组织。因此，它是人民民主的学校，遵循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有意与那些以虚幻目标取代具体目标的组织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只有在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同志们坚决与一些女性圈子中仍然存在的弱点作斗争时，才能真正有效且持久。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根本不是为做样子或出于任何选举主义、煽动性的或其他应受谴责的动机而组织妇女。

我们讨论的是让组织起来的妇女们为了胜利而战斗。我们讨论的是基于各自委员会内民主决定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同时充分尊重每个革命结构的组织自主性。每一位UFB的官员都必须完全理解她在其结构中的角色，以便在行动中有效。这需要UFB在所有层面上开展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运动，以加强其结构。

UFB的同志们，你们的联盟——我们的联盟——应全力参与阶级斗争，站在人民大众一边。那些意识沉睡、如今因革命的到来而觉醒的数百万人，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1983年8月4日，我们布基纳人民决定依靠自己的资源，而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依靠你们——妇女——所代表的资源。要发挥作用，你们的精力必须集中在消灭一切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斗争上。作为一个动员结构，UFB必须在先进分子中培养高度发展的政治意识，以便他们在政府发起的改善妇女地位的各种行动中，做出完全的革命承诺。

UFB的同志们，只有通过革命性地改造我们的社会，才能为你们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你们同时被帝国主义和男性所压迫。在每一个男性的内心，都潜藏着一个封建领主、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的灵魂，必须将其消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热情拥抱最为先进的革命口号，以使你们的解放成为现实，并更快地向前迈进。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革命委员会怀着喜悦的心情看到你们积极参与国家的大型发展项目，并鼓励你们给予八月革命更多的支持，因为这场革命首先是属于你们的。

通过广泛参与这些项目，你们更加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考虑到社会在劳动分工中总是试图将你们贬低为最不重要的任务。你们表面上的体力弱点不过是社会仅仅因为你们是女性而强加给你们的外表和时尚的结果。

随着我们的进步，社会应该摆脱所有导致排斥未婚女性的封建观念。这种观念只不过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即规定每个女性都是男性的财产。因为这种观念，年轻的母亲被看不起，好像她们是唯一对自己的处境负有责任的人，而事实上总是有一个男人对此有罪。这也是无法生育的女性因过时的观念而受到压迫的原因，而她们的不孕症有科学的解释，可以用科学治疗。此外，社

会强加给女性的规范侵犯了她们身体的完整性，例如女性割礼、疤痕、锉牙、穿唇和穿鼻环。实践这些规范能带来什么价值很值得怀疑。对于女性割礼，它甚至会危及女性生育能力和她的爱情生活。其他类型的身体残害，如穿耳洞和纹身，虽然危险性较低，但同样对女性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驯化：如果女性想找个丈夫，社会就会强加这些条件反射。战士们，就好像你们照顾好自己，是为了找到丈夫。你们穿耳洞，虐待自己的身体，以便被男人接受。你们伤害自己，这样男人才能伤害你们更多！女士们，我的战友们，我正在对你们讲话。你们，在城镇和乡村过着悲惨的生活。你们，在农村，在各种可怕的剥削的重担下萎靡不振，并被告知这些剥削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你们，在城镇，表面上看是幸福的，但内心深处却日复一日地感到悲惨，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因为你们一起床，就像陀螺一样在衣柜前转来转去，不知道该穿什么。不是为了穿好衣服保护自己免受风吹雨淋，而是为了取悦男人。因为每天你们都应该——被迫——取悦男人。你们，在休息的时候，却带着一个没有权利休息的人的悲伤表情。你们，被迫定量配给，自我克制，节食以保持男人想要的身材。你们，晚上睡觉前，用化妆品，用那些你们如此讨厌的产品来掩盖自己。我们知道你们确实这么做了，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一个不经意的皱纹，一个不幸的衰老迹象，人们总是认为它来得太早，已经开始显露出来，或者过早的丰满。你每天晚上都要经历两个小时的仪式来保持你最好的“品质”，却因为丈夫的粗心而得不到回报；然后这一切在黎明时分重新开始。

同志们，昨天，在妇女动员和组织局发表的演讲中，根据 CDR 的一般章程，CDR 全国秘书处成功地成立了 UFB 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部门，负责组织和规划的政治委员会将负责通过成立 UFB 全国执行委员会来完成组织层级的架构。我们不需要女性构成的官僚机构。我们需要的是愿意战斗的女性，因为她们知道，不战斗，旧秩序就不会被摧毁，新秩序也不会建立。我们不是要组织现有的秩序，而是要彻底摧毁和取代它。UFB 全国执行委员会应该由坚定的干部组成，她们将随时待命，因为要承担的任务非常艰巨。斗争从家庭开始。先进分子应该意识到，她们在群众眼中代表着解放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并应相应地行事。

男性和女性同志们：经验越来越多地向我们表明，对事物的传统秩序进行变革，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才能民主地行使权力。这一变革的基本原则——正义和平等——使妇女能够证明，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对她们的不信任是错误的。妇女掌握着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所掌握的权力，能够拯救所有被历史抛弃的妇女。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深刻而质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这一变革必须考虑到布基纳法索女性的愿望。同志们，未来要求妇女得到解放，而未来无处不在，带来革命。如果我们在解放女性的斗争中失败，我们将失去对社会积极和优越转变的所有希望，我们的革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正是为了进行这场崇高的斗争，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被召唤参与进来。

让我们的妇女们冲到前线！我们最终的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她们的能力、她们在斗争中的智慧、她们必胜的决心。让每个女性都能帮助男人达到他的最大潜力。而要做到这一点，让每个女性从她那无边无际的感情和爱中汲取力量和知识，在我们前进时鼓励我们，在我们显露出软弱的迹象时补充我们的能量。让每个女性都为男人提供建议，让每个女性都成为每个男人的母亲！是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教育我们，让我们成为男人。

让每个女性——是你们引导我们走到今天——继续扮演母亲和向导的角色。让女性记住她们的能力。让每个妇女记住她是地球的中心。让每个妇女记住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为这个世界而

活。让每个妇女记住，第一个为男人哭泣的人是女人。据说，同志们，你们会记住的，每个男人在临死前，都会用最后一口气呼唤一个女人的名字——他的母亲、姐妹或伴侣。女人需要男人的胜利。男人需要女人的胜利。同志们，在每个男人身边，总有一个女人。女人的手抱着男人的孩子，也会抱着整个世界。我们的母亲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的妻子生下我们的孩子，用乳房喂养他们，抚养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有责任感的人。妇女确保了我们的人民的延续。妇女确保了人类的命运，妇女确保了我们的工作将会继续前进。因此，妇女确保了每个男人的骄傲。母亲、姐妹、同伴们：没有女人在身边，就不会有骄傲的男人。每一个骄傲的男人，每一个坚强的男人，都会从女人身上汲取能量。阳刚之气的无尽源泉是女性气质。无尽源泉、胜利的钥匙始终掌握在女人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女人、姐妹或同伴的身边找到荣誉和尊严的爆发。我们每个人都在女人身边找到安慰、勇气和灵感，敢于重返战场，接受劝告，以遏制我们的鲁莽或某些冒昧的不负责任的冲动。我们总是在女人身边才重新成为男人，每个男人都是每个女人的孩子。

不爱女人、不尊重女人的人，就是鄙视自己的母亲的人。因此，鄙视女人的人鄙视并摧毁了他的真正家园。也就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却认为自己没有生存的权利，只能自杀。同志们，鄙视女人的人有祸了！所有男人，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所有男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只要他们鄙视女人，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忘记女人是什么，都会如同这句谚语所说：“你撞到了一块岩石。你搬动了一块巨石。你将粉身碎骨。”

同志们，只要妇女不自由，任何革命——从我们自己的意志开始——都不会胜利。只要我们把解放理解为男人的解放，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就不会完成。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还有妇女解放。同志们，每个女人都是男人的母亲。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儿子，我不会冒昧地给女人建议，或者告诉她应该走哪条路。这就像是在给自己的母亲提建议。但我们也知道，出于纵容和爱，母亲会听儿子异想天开、充满梦想和虚荣心的话。这就是让我感到安慰并让我能够在这里向你们讲话的原因。因此，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来实现我们所有人的真正解放，我知道你们总会找到力量和时间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社会。

同志们，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革命。我希望我的眼睛永远看不到、我的脚永远不要带我去一个一半人被迫沉默的社会。我听到了妇女沉默的咆哮。我感觉到她们风暴的隆隆声，感受到她们反抗的狂暴。我等待并希望革命的蓬勃爆发，通过这场革命，她们将传递力量，并从她们被压迫的子宫中得到真正的正义。

同志们，前进，去征服未来。

未来属于革命者。

未来属于坚定斗争的人。

要么祖国胜利，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必胜！